聖朝新政要略

聖朝新政要畧卷七

二月初一日

簡討項煜一本為 聖主虛懷訪道微臣冏事納忠并極言政體以平人情以定國是事切惟我

皇上好學求言真千載一時臣奉使而出無涓埃之献亦何以廣聰明而盡諏謀詢度之義乎謹據見聞少效芹曝以補前疏不盡蓋年來海內三空四盡庫藏無千金之貯閭閻無終歲之粮年來逋負名為赦而實不赦朝廷赦而胥吏不赦臣鄉蘇州

今歲荒歉異常畏考成而不敢作荒調停之心良苦百姓奉法度而難勉終事剝削之狀奚堪

皇

上仁覆天下寧不念稼穡艱難耶黃山一業流毒無窮始之呂下問繼之許志吉磨牙囋血竭澤焚林[illegible]之富室空城而遠徙　國家即甚貧何忍與小民爭錙銖耶微臣目擊心傷義不忍默也近日議論紛囂漸不可長其究將貶大臣之體衰于小臣奪廷議之權歸之草昧成何政體于且夫小臣妄言亦大臣無以服之也當事者之過在于防君

子太嚴而侍小人太恕何也分別門戶之號
皇上已化之諸臣必欲留之名節忠義之派
皇上已憐之諸臣必欲錮之斯不亦嚴于防君子乎
何以信從公酌用之　明旨而塞斯民直道之口
也臣請平心質之東西南北皆臣子何人獨外于
光天父兄師友亦偶然安得便錮其一世不惟影
響株連者可用即真正東林亦可用不惟會推升
轉題差之彼斥者可用即曾經彈射者更可用蓋
會推升轉題差之被斥者獨多而歧中立之人而

觖忌彼彈者半係孤行獨任之士崔魏私人之所
擠陷今日正堪録用奈何掄弃之不問是党非党
但問是賢非賢捐城府以遵

明旨東虚公以慰輿望此則平人情定國是之大機
括也擧直錯枉悉當人心而尤有分罵不止者杖
之謫之削之可矣如今名賢抱向隅之悲諸奸享
敵國之富而逆于禁人勿言恐衆實有口不可箝
也柳宋儒有言天下治亂係宰相

君德成就責經筵夫經筵固濟濟多英賢

皇上更欲妙選端人備顧問予則衆論必僉同現在
簡用之諸賢真其選矣奉
聖旨這說蘇民困苦有司當加意樹循良是許志吉
已有旨了朕立賢無方原不欲以東林二字禁錮
人才屢有分別之旨銓臣自當仰遵以後建白選
歸言官詞臣只合各遵職業
○南京福建道朱純一本為聖治維新太運初隆謹
効芻蕘以翌 聖明事 一講讀宜明 一邊事
宜嚴 一匱之宜究 一內休宜清 一財源宜

裕　一程文宜復　一刑獄宜平　一元氣宜培
○山西巡撫李爍然一本為履端伊始泰運方新謹
陳蒭蕘之言仰佐升恒之盛伏乞　聖明採擇事
一曰課聖學之要　一曰洽堂廉之情　一曰儲
邊才之選　一曰裕京庾之蓄　奉
聖旨這奏聖學宜從修齊法帝王治說的是餘款有
裨邊防國体裕才彰法者酌議行閑中宜用程文
已有旨了培元氣一語尤為根本至論
○編修倪元璐一本為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見未

除謹再疏申飭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項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
疏此臣原為台臣楊維垣而發特以意存微机識
語似含糊至蒙
皇上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既又恭
繹
明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儆醒群寐
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恬心乃接邸報見維垣
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析臣言甚力則臣請先

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折臣可予臣予維
垣非敢苟求也維垣繼揚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
改塩差而佐察典荷
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才而遊大通
者非維垣誰望乃臣切讀維垣入告諸疏則深訝
其仰負
聖心且若與
皇上相反然者蓋
皇上之諭一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一則曰化異

為同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

維垣于爌孟曰非賢是

皇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

化

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

伸

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懼維垣以城府

之心至墮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蓋為

皇上摠啟沃者微而為維垣啟忠告者大不圖維垣
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甚稱東林蓋以東
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
發忠賢二十四款之楊漣及提門崔呈秀欲追贓
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
其揮霍之器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
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
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忠賢之窮凶極惡
積贓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廉曰厰臣不愛

錢曰儆臣為　國為民而何況李三才爭以五虎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　嚴旨初擬止于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爭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爌昭然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言已為非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持票免一身未嘗救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此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

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賍于是再行、復訊改為封疆之案派賍毒比此天下所共知之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慎行君子一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與王之寀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臣不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擬戕之惠世揚蹤跡何如

不但知其以忝沈濯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
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
策驢傲蟒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
廷而榮辱因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桓試
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輩較之超階躐級之儔誰
榮誰辱不特此也宮保蟒玉之劉詔何如械繫桎
梏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頌德建祠而
希蟒玉馳驛者遂呼父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
至此批照告公祖之諸吳人盡能辨之蓋當米畫

衆官矣時偶一犯獄而妻不能欽乞丐里中裘孟從衆助金事正此耳有何把持攻排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贓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兩截人者若詆之要錢多贓則又是厰臣不受錢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受也故謂都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盡出邪謀必不可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之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意無所不為

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官之席儼然拜宣尼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擬議元標寬大之度此為定論而以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論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污真狂猾為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須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此不猶賴此人哉而非為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者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

楳王紀高振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受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真理學真氣節真吏治成道如趙南星真骨力真担當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荐舉之迹而其間之為真名賢真豪傑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同並有真着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愬臣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真小人侍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

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壞多少世界殺多少
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晩乎即崔魏之貫滿久矣
使不過

聖

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
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計也
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便
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拂
諸臣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
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

魏崔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魏崔為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哉

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遂至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劾節不阿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維垣不取叢于此而別為中途溫解之喻即維垣所稱鄉

愿之屬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微之瑕若與逆璫以首功及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不可負英雄之績必不可墮忠告善道之言必不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鄉中之賢者堯節苦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為謬而么麼胡煥猷且拾其唾餘者哉然而下士

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者惟是忠賢之餘掄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為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衆不得不再剖折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語惟

聖明裁察施行奉

聖旨朕總覽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得互相詆訾宣重鬱集群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所司着銓臣的確具奏

○工部一本欽奉事 奉
聖旨年來大工頻興在部諸臣俱有勞績乃冗員槩
賫亦復不少覽奏條議具見條業剔蠹之法般工
既定浙直二運木植乃川湖貴楠杉木准如議停
止以休息物力 河道錢粮侵年日甚着巡漕御史
逐一條覆有司官以劳加銜者依例裁減加外銜
者定格酌升俱開送吏部甄別具奏所荐諸臣俱
着分別起用鑽營宜清官常宜汰巨奸趙瑞梓着
法司提來追贓定罪

先帝陵工甚急在事各官自當博選精詳以襄大典奸惡魏忠賢廢墳石料着與折毀別用不得移入紅門都嚴加申飭施行

○御史宋景雲一本

聖主立賢無方事　奉

聖旨被廢諸臣屢着分別斟斟酌之旨奏內荐舉各府州縣俱着核酌議用張維一等資俸併與確查具復

二月初二日

二次考選

戶科汪始亨　張承詔　兵科林正亨　宋鳴梧

刑科楊文昌　湖廣道吳阿衡　四川道吳煥勳

福建道張三謨　河南道范汝梓　山東道祝徽

高捷　雲南道潘士遴　江西道袁弘　葉成章

南京兵科錢元鯨

南江西道張善政

○刑科曹師稷一本

聖主求財才甚苦事　奉

聖旨這本說南直人才推折過多當照邮錄用着銓部遵旨一秉虛公務期宣壽平情後義同升諸臣亦宜平心靜聽勿起紛紜

。御史楊維垣一本微臣絕無城府事　奉

聖旨朕見往來起廢不無冒濫故以無遺無濫為當日用人持衡這本說宣壽集思之中尤加慎重說的是共見訪諸臣削奪者復其冠誥遣戍者悉與釋還以彰浩蕩之仁至若起用的俱着核實明註即與啟事勿以用舍二字含糊塞責務要從國家

起見不得存一私念庶幾賢才可致方隅可融楊
維垣首疏叅惡委曲苦心朕俱鑒知倪元璐已有
旨了
○漕運總督郭尚友奏為請改就便查明事　奉
聖旨據奏揚州府庫貯操餉銀兩逐年那借數目甚
晰楊嘉祚顧容暄委係誣累俱宜昭雪着該部查
明具復

逆案郭尚友山東濰縣人辛丑科漕運總督加戶部尚書

二月初三日
○南河道御史夏敬承為楚臣摧殘殆盡

元案

聖明錄用宜廣謹不識忌諱瀝血瀆聽以憑公議事
臣楚臣也在楚言楚臣鄉人也鄉人知鄉人其知
最真語云內舉不避親蓋緇衣之好根于秉彝有
其知之不容不舉也　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當
年統均衡鑒無私　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奴焰
初熾遼餉燃眉水陸催運寒暑匪懈　原任戶部
尚書陳所學歷官清正中外風推　原任吏部尚
書李騰芳文章追美歐蘇經濟足追韓范　原任
南國子監司業劉鍾英渾朴性猶孩幼圖書習仍

子矜詞壇名器輔世碩望　原任南贛巡撫楊鶴申救熊廷弼君子過于厚緣情而採望亟宜還其故物　原任順天府尹泰聚奎憫邺民窮一疏字字切中時膏肓語語足稱救時訏謨　原任太常少卿官應震板垣蒿邊條陳餉務率多石畫邊材難得宜為封疆擇人　原任巡撫梅之煥吏科給事劉弘化瑣闥風清台衡望重　原任御史外轉參政黃彥士舊芬猶襲台端新轉業不配德　原任太僕少卿劉蘭直聲丕著南北私交疑涉鄉井

原任太僕少卿田生金剖復心迹甚明政排成
案可據　原任御史例轉參政周邦基例轉未幾削
奪無因　原任太僕卿劉惟忠原任大理寺丞蕭
毅中端方雅著栢臺依附豈是定論　原任文選
主事晏清原推吏部司官太常博士汪始亨清通
簡要輿望攸隆　原任陝西參議李純元居官原
無破綻乞身根於恬退　原任吏科給事沈惟炳
居家淡泊自茹立朝慷慨持正　原任太常少卿
甄淑兵科給事胡永順勁節丕著中外共仰　原

任南道陸師贄已甘泉石何遽褫奪　原任福建提學陞陝西叅政未任周之訓衡文鏡懸八閩佸退節高三秦　原任浙江粮儲叅政魏士前才守素優何遽削奪　原任徽州知府石萬程廓未及煖遽爾投閒不無可惜　原任刑部員外張雲鄂以楚宗欲糾合楚紳為魏忠賢建祠而雲鵠與質逢聖居官　都門不肯列名遂加削奪以工俱楚臣也又如原任尚書呂兆熊寺丞張志發按察王弘祖御史何早徐復陽梁克順游鳳翔劉三鳳等

並當不俟議勘叅加賜環者也 奉
聖旨朕軫惜楚才已有屢旨所薦各官俱着分別議
用
上傳近來章奏習見冗長不便省覽苟能論事切當
可行何必掇拾浮語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
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外如詞意未盡不妨再行另
本具奏勿得汎濫詞句使臨時厭觀着通政使申
飭傳示各衙門知道
○戶部楊時化奏為率土莫非王臣事

聖旨國家用人何得以方隅起見這說廢藉諸臣核
才品酌量先後分別起用無設藩籬此是虛平之
論至諸臣既起各修職業無尋玄黃尤為着防九
卿科道如議行曹欽程龕應甲貪穢該部併看來
說

逆案施鳳來附
江永明今甲辰科
内閣學士馬興
劉氏載

○大學士施鳳來等一本卹信事題劉鍾英升補洗
馬錢象坤汪輝李康先薛三省徐光啟唐大章起
原官協理詹事府事莊際昌升諭德丁進升右贊
膳

○吏部一本漏網之邪党事復周良材降三級徐四
岳降五級俱調外任用
○兵部一本仰遵
聖諭直陳膚見以光新政事　一曰懲貪弁　一曰
黜猾弁　一曰重明旨　一曰取官評　一曰禁
鑽刺　一曰覈兵數　一曰揆黔餉　一酌兼銜
一慎咨留　一定年限
○太常寺阮大鋮一本公算事
聖旨自神奸汪文言納交王安攬事納賄廣報恩仇

逆閹禍始至奸惡魏忠賢承用益加毒燄進本合算年來先後通內諸奸俱有實跡朕所鑒悉人才摧折已極兩中立不倚者更為難得今既報仇雪恥消融方隅應起應䘏諸臣着都與分別已有旨了

○黃州知府胡芳桂題　聖明新政事　奉
聖旨各款俱平實可採着行地方撫按與申飭行裁去把總以蘇民困重慶司理別選甲科該部與復議來說

○廣西經歷程光裕奏為權奸蠹國事　奏

聖旨許志吉等騙嚇多贓蠹壞鹽課着行地方各官

該撫按及鹽臣嚴核具奏程夢庚贓銀并着撫按

確審果係虛贓准與開劄

○兵部一本蜀省困圍事　奏

聖旨覽奏四川先年解圍伏城僞巢有功官員稽叅

既久妥查敘以彰激勸朕今方綜覈名實以杜冒

濫該部還細加確評果係身在封疆事関職掌功

符年月者方與敘錄仍着覆閱舊叅以三叅有名

者為上功兩業者次之一業者又次之內有一業
兩功多者另與優敘務要的確簡明無遺無濫以
便省覽裁奪其在京官員職業無涉年月不符者
不必概敘

初五日

○工部左侍郎張維樞為遵奉明諭條陳應行事宜
以祈 聖裁事 一耗費之役宜省 一陵工之
計宜酌 一河舟之用宜核 一酌勞之役宜定
一賜環之典宜亟 一營鑽之實宜清

○南都察院經歷高光斗謹奏為誅姦須窮其源用人當慎其始懇乞　聖明大振乾綱謹持太阿以永規盛事切自逆璫煽禍以來忠直之士垂首喪氣諂諛之夫希寵取憐馴至稱尚公建生祠一時依阿淟認輩如醉如狂而非天心悔禍遲之歲月稱功頌德者當不減王莽之四十萬人亦危矣乃其初誰授之柄則閣臣魏廣微是也閣楊漣二十四罪之疏魏忠賢惶懼奔走莫知所措此時廣微誠有為國之心以大義責之以大勢怵之俾其投

閒置散是窒蟻穴而滔天之勢無由作熄烈火而燎原之焰無自起也即不然不為之揚其波而助其焰忠賢懼外廷之有人亦不至于大肆乃廣微正欲以献媚固寵之心為乘機報怨之計而復有徐大化者出而慫慂之曰老先生若肯承當忠賢取　旨如寄楊左可立去共保富貴無憂耳廣微信之遂與訂盟從此一意主張倒翻世界試問當逐楊左而使之去者何人之票擬也逮楊左而使之來者　何人之播弄也雖廣微止於欲辱　而臣于

繆綫未必有殺之心然忠賢轉恨轉深殺機已動勢固不能中止也崔呈秀浙以用事特其末流耳有一崔呈秀負嵎而處而後五虎五彪十兒相繼而進是群姦又其流派耳開釁始禍非廣微開其源而誰哉今之言者皆未嘗遡流窮源何也此其間有說焉正由廣微柄政之日考選者出其門墻彼既公道以樹私恩人亦顧大體而存雅道所以大魏小魏之謠當時洋溢于國中者至今人人能言之而人人若忘忘之矣若論結交近侍之臣廣

擬
真罪之魁矣臣非過求於廣徵正以忠良被戮者
雖沒猶當議卹則賊害忠良者雖死亦當議處也
皇上發雷霆之威正始禍之罪一以誅姦魄于地下
一以慰忠魂于九原其於懲前徽後関係非淺鮮
矣臣所謂誅姦須窮其原者此也夫言路不可不
開說者謂考選宜廣其額是也但今之考選亦何
常考其學問心術操守才望乎選之者欲收為門
生被選者即認為座師師生之分定而門戶分矣
後過大利大害有寧負　國家不忍負座主者

國家有何賴焉其行取推知則又惟利是視是以近日談者率曰一入都門不問賢否而問書儀以有無分妍媸以多寡分殿最可謂切中膏肓矣

○御史周昌晋為清明之治方隆事奉

聖旨這本考究年來情事甚悉持論亦虛公可採偏黨相激彼此俱敗何如究心于兵疲餉匱民窮財盡乃為實着的實人材可惜吏部當速議訪冊從公開列論定者有缺即補計未定者先復其官誥以後條議既當紛囂自息

○鄖陽撫治梁應澤為
聖主因變憂民等事奉
聖旨梁應澤遠撫鄖陽因變陳言甚得治安之畧清冗濫革貪風責成於銓臣撫按說得是師老財困
朕日廑於心奏內說須主計本兵督撫合為一人兵餉內外合為一事務要斟酌減省定期精覈此議鑿鑿可行且清查兵士以計月餉休養物力以俟天舉着該部與督撫議詳具覆
二月初六日

○江西道張鑛謹題為巨憝雖已伏誅奸党尚多漏
網直陳媚璫之狀并糾媚璫之臣以伸
國法以昭公論事切惟逆璫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
奸威福獨擅已經　宸斷處分臣為忠賢不能自
為也忠賢特受人擁戴而還為人嗾使耳曩者即
縉紳中有通內尤厭然畏人知或有指其為通內
者尤逡巡不自安蓋尚知有廉恥者不意後來愈
趨愈下忠賢之氣炎日熾月昌而附忠賢之精神
亦日新月異有顯而附之者青衣小帽行八拜禮

呼九千歲是也有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者是也有曲而附之者結魏良卿為兄弟認雅呈秀為義父是也有拙而附之者以珠寶為羔雁以苞苴填谿壑是也有先[巧]意而逢[附]迎之者以搜括為公忠以鍛鍊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所欲去則代為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為薦拔是也有后事而獎借之者如談邊事則歸美於鎮臣之內臣談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臣是也有先叅之而後附之者初時迫於公論後則露其本色也有

之而今忝之者勢美則甘為小人以逐羶勢衰則冒為君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為忠賢所棄者是邪佞之屢增非方正之不容也種種情態備極醜汙今冰山既潰尤恍曉自解是隱忍以避禍也委曲以覩變也夫果懼禍胡不托冥鴻之高飛即果覩變第緘默養晦焉可乎胡為揄揚之不置而祝釐之恐後也敢作美新之論巧飾解嘲之文非有貫日之忠妄希縱博之跡諸臣縱不自羞恐傍觀者已代為之羞矣臣請舉媚璫之臣而概言之

蓋有三等焉其一等鍾鳴漏盡之輩傲詐忌賢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於目前不恤貽臭于身後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梯營干進之夫彼見祿守者循資而積俸何如徑趨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以枉尺之謀爲直尋之階如楊夢袞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彼計威福操自 朝廷則臣下誰敢妄干威福出自貂璫則么麽皆可私借故苟可快一時之忿不惜决終身之防如朱童蒙等是也楊夢袞以兵科

兼管工科得與呈秀密通因而投身忠賢從來工
部錢糧俱交節愼庫串通呈秀嗾忠賢變亂
祖制設立內庫數年外解及節愼搜括捐助俱範夢
衮私稟李養德以已未進士躐躋尚書晉秩太傅
有何品望速化乃爾不過拜忠賢為義父奴顏承
歡又何怪毋死不奔喪忍心害理之極于朱童蒙
兵備蘇松暴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周
起元據實糾叅職自應爾遂暗通線索使織造李
實叅起元被逮拷死李實在杭州對人云出疏原

非已意明言出童蒙之手可不一窮其源于最可恨者以媚權璫而得巡撫延綏何地不聞選將練兵而建生祠于邊地手且滅倫奪情又禽獸之不如矣他如劉弘化梅之煥程註皆誣以多賍并宜宥擬者也

聖旨遵本說往日媚璫情形義正詞嚴可稱說論劉志選業經處分楊夢袞李養德米重蒙李實俱已有旨周起元觸璫被禍着與從優議卹劉弘化受誣之賍并行查豁、

○御史李炳題近畿疲邑擾害事　奉
聖旨揚州府江淮重地則賦空之可虞劉文耀所催
解備倭銀兩應否議豁着該撫按據實查奏其各
處協濟該府諸項錢粮委難遍累該部當如議復
行青灰廠係
祖宗舊設非今創始難輕議廢張永成該監撤回另
選才幹清廉的前去接管
○巡撫宣府李養冲奏邊報踵至事　奉
聖旨覽奏上谷係邊疆重地㨿酋橫逞夷貫過索求

以兵馬器仗俱不足恃何以禦敵着戶兵二部速
催補餉查發額賞并撤還戍卒防守該撫着與鎮
道急修戰守之具毋致疏虞
○督師王之臣題東事結局事 奉
聖旨樞臣蓋奎之議規模弘遠卿意尚有異同亦是
老成深慮不妨協心斟酌以求萬全眼前勝着惟
在實心實事朕一以悉卿毛師兵餉作何查核酌
量該部查看議來說
○徽州吳養春義男吳世忠一本逆漢殺主事 奉

聖旨吴養春一案受禍慘殺株累亦多着行該撫按
確查開釋吴榮等以奴殺主揑害過當扶詐多贓
着行提問正罪追贜
○吏科劉漢儒為用人須仗真才 奉
聖旨今所亟在兵餉須得實心作事之人説得是奏
内薦劉廣生有邊才郭行征堪理餉該部與核實
來説石三畏等另行酌用世路清夷畛域應化爲
得起葛藤着該部與申飭行
初七日

○南京尚寶司卿葛寅亮為
祖制之成規大壞官常之弊習宜清懇乞　特勅會
議酌處以遵治典以杜亂萌事近日躐升官職者
以邊功殿工為題至拖金橫玉遍滿朝堂尚書辥
鳳翔輦希旨權奸壞法之尤若邦輩歷陞樞貳竟
未一日受職劉廷元引避政南霍維華讓廕邊臣
皆深懷推尚者然　俞旨累擬尚有閣臣在乃宮
衛世廕蟒玉輝煌當先受之若將以錦衣延世真
堪與權璫之簪纓鐵券並垂帶礪也者故每遇票

旨讚諛忠賢開施鳳來輒為具草又作西湖祠碑
以致稱功頌德舉朝效尤至如目前部郎相繼乞
敘俱得加銜撫按之以頌璫故被參求罷仍邀留
任道制封駁又有科臣在乃大小九卿加銜幾遍
亦羣然受之言官僅七品耳一經論列
至尊改容九卿避席位雖卑而勢實重若加銜則內
遷外轉以及考察一廢百廢亦宜急為改正以清
言路奉
聖旨年來升廕加銜各官委宜清汰已下該部酌議

具奏輔臣世蔭先經辭免訖至說欲極時艱須先
去不附內璫諸臣着吏部一併看議來說
初八日
○禮部題為仰遵 宸諭俯循職掌敬陳應行事宜
以祈 聖裁事 一收講筵之實益 一禁士習
之囂淩 一議宗藩之田祿 一嚴郵典之請乞
一禁左道之餘孽 一嚴三衛之防範 一速回
夷之歸程 一防朝鮮之貿易 奉
聖旨覽卿奏講筵實益之論朕深加納宗藩體恤議

裁二款及端士習慎恤典禁左道防三衛肅四民核宜市仰該部切實可行事宜着如議申飭行三藩並建爾時恩數不無少儉庄田一節該撫按適肯迷處優給以稱親親之意

○江西道安仲謹奏為清議必不可淆旁囂必不可長謹據公論仰乞 聖裁以息水火之形以襄平明之治事如守正不阿之鄭以偉喬允升胡應台阮大鋮畢茂康張鳳翔張至發急流勇退之劉弘化徐鑒毛一鷺程紹直言不諱之蔡國用王心一

喬承紹張慎言又如無端深求之謝啟光翟鳳冲
惜端永鋼之韓原善周永春重惜去而亟其求人
臣以人事
君只求其賢誰問東事哉 奉
聖旨分人品以定用舍此端本澄源之確論銓臣宜
虛公博論定力主持息紛囂以佐平民揚維垣首
擊權奸改差佐察出朕獨斷況元璐已有旨了本
內所薦諸臣與確酌起用
原任知府湯道衡補東昌知府

。吏科虞廷陛題中興太運已開事　奉
聖旨這本說保躬進德講學召對已行數事益加乾
惕深合朕心諸臣從自己職業照顧從君父國家
起念以和衷為第一義說得是考選須得清貞挺
幹之士及所列賜環酌用三等俱切當可行裁濫
卹寃已有屢旨梁夢環該部看議來說已有旨了
。禮科仇維貞題用人原公事　奉
聖旨起官一節原欲登進人才為國家用既經發冊
咨訪在廷諸臣各舉所知署名送部類進御前也日

如有貪殘不職者舉主并坐諸臣各宜修職業不
許紛言亂聽果有實迹不妨直叅不得妄設疑端
該部知道

初九日

○巡撫直隸宋禎漢謹題為
龍飛紀元之始敬瀝葵衷一得之愚以贊昌期以崇
聖德事　一曰養心以保
皇躬　一曰講學以裨　聖政年來撫臣亦皆槩籍
聖賢夫豈不知依旁逆閹必至蒙訕損望而卒不

不難洩認以徇之者舉竟是富貴爵祿之心沾帶未能徹都耳夫當逆閹專擅時舉臣亟攖其鋒逆難自保不惟殺身無益且重 國体之傷故有不得不少需以待時若諸輔臣共秉正氣青以去就力爭在

先帝未必不感動而傻逆亦未必不斂戢即有不測亦不過一官之予奪豈敢以辣手加相臣者何其見不出此也嗟嗟一時榮膴有盡千載話名無窮乃輙以一時易千載哉新救卜諸臣叢業躬逢尧

齊之

君豈甘自遯於彝變之佐業煩調停之術可不亟洗

夫詭隨之非謂宜黽勉同心靖共乃位務為帝臣

之有違則弼而毋面從後言務為王臣之正色率

下而毋險人是昵務為古人臣之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而毋容容徼福務如宋廣平之忠直為佞倖

所不能致之容而毋如牛李之植黨私門務如楊

文公之耿介所幸且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之藪

而毋如皇甫鎛輩之巧佞自固以

君國為重勿以權勢為重以名節為重勿以之時之
榮辱為重庶可登閣相業可以報答主知職切為
諸新輔臣殷殷望之而无顧
皇上亟一勉勵之也是則元首股肱明良道合軼唐
虞而跨商周有不立致者哉
○兵科傅櫆題為廢棄等政宜亟起用公論宜寬乞
諭當事諸臣直沛解網之恩除議考功之法以登
皇仁以慰群望事蓋廢棄諸臣非袖有彈文以鷹鸇
之逐而嬰戮則生無媚骨以姜桂之性而遠突即

不無微瑕之足高亦可為大節之所掩況既為逆璫之所怒便當為公論之所祷若必曰其出實無辜其罪同應爾則忠賢亂臣賊子原無中節之善怒克心毒心手安有明允之刑章即欲大沛

聖主之恩而尤未用逆璫之法莫豈今日吏始之意哉

又思既死諸臣黄壤之白骨已累雖瘢何事夜台之英魂可弔議卹當先至如謫戍諸臣身寄瘴鄉名隸黨籍英雄之氣已短陰陽之患無常且諸臣每有河清之可俟則令其生還故里徐俟論定官

之此實萬里之外日日以幾望殊恩之下逮者也
奉
聖旨覽奏廢藉諸臣寬議起用是亦更始于情之法
至死者宜卹戍者宜還俱着該部悉與查確覆奏
朕振治登明宣諭吳楚諸地方域量品舉用務秉
虛公屢有旨了會與四品以下不得乘轎諸臣着
遵
祖制行
〇大學士范鳳來等一本經筵事奉

聖旨是張惟賢施鳳來知經筵事張瑞圖李國𣚴來
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事還賜勅以示勉勵溫体
仁等充經筵官梁世勛照例侍班

○兵部一本為夷情事　奉
聖旨覽奏插酋聲言進貢意欲暗搶朵顏其氣不在
狡奴之下且西虜素與奴會乃指稱遲難移營南
向情甚叵測薊門一帶冲口多瑕若許其近邊住
牧恐不免墮其術中宜計之得還着督撫道鎮等
官嚴加防禦毋致疏虞王世忠既以撫夷為職自

宜乘此東 奴西虜攜擾之會多方連結虎酋俾其
入我牢籠違所陳俱保境安邊要著卿等還加申
飭行

[illegible]廣廷陞浙江海寧人丙辰科任吏科給事中

○吏科廣廷陞題為補全 恩詔事 奉
聖旨覽起廢叙卹諸款詔書委宜開載但已經頒行
不便補入着吏部查明分別上請即與起用優卹
復還官誥昭朕惜才旌直之意
上傳
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至明備

乃近來人情玩愒法弛成風即如何項章疏或奉
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該部久不題覆以致
要緊事務卒與稽遲殊非政体已往不究外今後
該各該衙門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着各作速覆
奏不許違慢自元年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
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務考成着實遵行
如有仍前稽遲的科部互相查核具奏對扶同違
玩者朕不時摘查一併究處

初十日

。直隸巡按何廷樞為
聖主求言若渴微臣曝悃思將敬攄芻蕘之見以仰
答
宸衷萬一事內薦祝萬齡方夫任倫肇修唐世濟李
征儀易應吉胡永順

。江西道周昌晉為清明之治方隆紛囂之形未已
仰乞
聖明申飭各捐意見共臻蕩平事追庚戌十年爭准
撫爭內察是一局壬戌數年間爭三案爭熊廷弼

爭講學又是一局甲子乙丑以後門戶敗　敗門戶者亦敗又是一局事和相激至于水火主黃事後反觀又如夢幻泡影今日比肩兩事者屏新之

皇上也所急如兵痕餉匱民窮財盡又日言之而不盡也以

皇上之官任天下之才以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茍其賢雖仇必舉茍其不賢雖親亦棄何不明舉其人某也治兵某也治餉某也建白何事忠節表表於當官某也宣力何地經綸未竟其風把則東西

南北之地原不必分 江楚秦晉之名亦將併化刪以門戶二字標之為的兩招之以為天下往武以廷臣與廷臣爭內臣起兩乘其弊是往事之鑒也以臣下與臣下爭

皇上因兩生厭薄猶未然之萌也以前人愚怒之施後人任受其報回手代挑言也以六合大同之內一隅復判真僞亦兩手自鬪也且善于居身者不必有獨居君子之名而善於立論者亦不可有偏獲已見之意不以虛公之論聽之天下乎臣所知

者前日媚璫而取高位者應去前日忤璫而居困厄者宜來前日意在趨炎而獻諛致者斥逐無貸前日勢處横流而巽順以自全者心迹可原加銜之級原非應得者宜聽其辭免吏部收册之後宜盡開列論定者所當亟起未定者不妨徐議急起者有缺即補無缺添註科道之資俸深者竟予京堂其部屬藩臬亦爲優擢次則復其官而稍遲其用又次則予之冠帶誥命而待論定焉明示資深者必起則羣情平未定者徐起則羣情息而

一切自效勞績自辯冤枉者皆當報罷亦請議之

一端予

通政使周惟京一本敬陳地方利病事 奉

聖旨覽奏應天民困可憫陳設一項遵旨究解外一切無名之徵該部查明應免者即與豁免其協濟驛遞銷筭供億錢粮該撫按確議具奏目今郡國空虛已極不得再行搜括逆璫生祠在南都者都着撫按官作速拆毀變賣充餉起廢宜確核已有旨了者惟各官應否宜俾該部一并與着覆

二月十一日

○工科祖重燁為

聖主意在和衷酌用宜遵

明旨謹因起廢咨訪虛心平論以質輿情事內薦

九列大臣王永光黃克纘薛三省唐世濟胡應台沈

演朱欽相陳于廷卿卿寺詞臣徐揚先張捷王伉秦

聚奎彭鯤化曾楚卿葉燦方逢年姚希孟陳子壯

等台省部寺司道如陳良訓沈惟炳葉有聲顧其

仁董承業吳之仁王政新胡永順王心一陳祖苞

徐天衢徐日久劉永祚陳序真憲時李奇珍徐應

秋等又有品望素優如何熊祥徐必達朱燮元劉

遵憲彭宗孟王志道李凌雲者又有官應震先攻

東林致罹察典継因楚產未獲昭雪所當亟為表

章以需簡拔者　奉

聖旨這本說起廢在于確覈生平以向日之職業議

論定品格勿設藩籬勿徇情面此是宣暢息囂第

一義至收册不與異同尤在銓臣主持晝一雖一

時不能盡用着先立定稟以杜異日紛紜之竊覦

得是奏內王永光黃克纘諸臣當即起用已有屢
旨了方面卓異諸臣既經開薦雖俸未及不妨量
轉優示該部一併酌議

二月十二日

○刑部一本仰体
皇仁事 奉
聖旨萬燝寃死堪憐這解到誣坐贓銀三百兩着原
解官領回給還家屬以旌忠直

○御史甘學濶為奸党未除事 奉

聖旨清仕路起於勵廉恥良于世教有俾今後吏部
司官務核真品真才從公推舉不得朦朧引荐大
工優叙亦須量其應得之銜毋得超躐以至濫觴
聶慎行何宗聖還着該部看議來說

。雲南道李遵奉邊事核實等事　奉
聖旨覽奏邊疆安危全在軍民向背說得是更換督
師易置大將關係匪輕豈得不熟思審處還着該
部作速確議具奏熊文燦喻安性既負邊才着即
擢用馬應龍并與勘處

○南京御史李如馨為據事直糾等事 奉
聖旨許志吉貪橫異常已着該撫按官提問這本所列贓私并着審實追沒濟邊張繼孟速與勘覈該部知道
○工科郭興言為錢料侵欺等事 奉
聖旨國用匱之皆因侵耗多端覽奏張凌雲陳大同趙瑞祥郭守仁等侵銀至百餘萬侵錢至四百餘萬各有的據耗蠧欺罔法所不容并前疏着法司嚴提人犯究問追贓具奏該科據法再糾具見能

修職業該部知道